



从将军府到边防哨所

□陈汉忠

新疆伊犁的美，让无数游人流连忘返。但在我心里最值得观瞻的却是坐落于惠远古城东大街的伊犁将军府，这座看似普通的古老建筑，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与新疆和祖国的命运休戚与共，承载着一代又一代戍边卫国将士们的悲壮记忆。

坐北朝南的将军府，气势宏伟。大门正面，一座石碑横卧正中，“伊犁将军府”五个红色大字虎虎生风，举目眺望，院内古木参天，亭台楼榭，曲径回廊，一股沧桑与厚重的气息迎面而来。走近正殿，“人”字檐上，一条象征中华图腾的巨龙盘居坐镇，与殿前两尊通体金黄的石狮相映成趣，修缮一新的将军亭与文庙前的百年老榆树遥相呼应，像一位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向人们诉说着数百年来的风风雨雨。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月，清政府在惠远设立“伊犁将军”，管辖天山南北军政要务。第二年在伊犁河北岸筑惠远城，修建惠宁、绥定等八座城池，形成较为完整的边城防御体系，史称“伊犁九城”。在长达150多年的历史岁月中，先后有41位伊犁将军在此领兵镇守，金戈铁马，边关冷月，数不清的中华儿女为守卫这片土地流血牺牲。

第一任伊犁将军明瑞在率部平定乌什回部叛乱中英勇作战，为捍卫祖国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乾隆三十三年(1768)正月，明瑞军队被敌重兵围困，弹尽粮绝之际，为掩护部队突围，他率部与强敌血战，壮烈殉国。九十多年后边关回乱再度爆发，伊犁将军明绪被困将军府，全城军民顽强坚守18个月后，古城被攻破，明绪毅然点燃军火库，与敌同归于尽。仅仅十一年后的1877年，面对沙俄侵占伊犁，年近70的清末名将左宗棠抱病西征。为表达决心，他特为自己做了一口棺材，让亲兵扛着随军前行。一支作好必死准备的军队果然所向披靡，沙俄最终只得签下《中俄伊犁条约》，使这片美丽的土地重新回到祖国怀抱。

是的，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总有那么一些人，在民族危亡、国土沦陷的紧急关头，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从镇守伊犁的将军们，到“抬棺远征”的左公，他们在片土地上留下的不仅是一篇精彩的故事，一段悲壮的记忆，更是永不熄灭的爱国信念。

时代的车轮走到了今天，经历了数百年风雨洗涤的伊犁将军府，依然像一座历史的灯塔，照耀着一代代戍边卫国将士用青春和生命开拓奋斗之路。

离开将军府，我们直奔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坐落在扎库齐牛录乡的“小白杨戍边文化纪念馆”引起了我的兴趣。倒不是这座并不引人注目的砖红色建筑，而是一名锡伯族士兵和他的母亲，以小白杨为纽带，与远在边陲叫塔斯提的边防哨所之间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1982年春天，当地一位叫程富吉的边防战士回乡探亲，与母亲富吉梅聊起军营生活，流露出退伍回家的念头。作为西迁伊犁的锡伯族第八代后人，富吉梅得知儿子驻守的哨所乱石遍地，荒凉缺水，生活十分艰苦，不由为儿子能否经受住考验而担心。儿子返回哨所前，富吉梅特地在自家后院挖了10棵小白杨树苗，让儿子带回哨所栽种。

作为锡伯族的后人，儿子记起了妈妈不知讲过多少遍的锡伯族传统。当年锡伯族人戍边驻守卡伦（哨所）时一定要在旁边种树，寓意树在人在，人在卡伦在。程富胜明白了妈妈的良苦用心，更忘不了锡伯族先辈西迁伊犁屯垦戍边的悲壮往事。

乾隆二十九年(1764)四月十八日，世世代代居住在盛京(今沈阳)的一支锡伯族人奉命西迁伊犁，屯垦戍边。当时征召官兵1018人，连同家眷共3275人。长达一万三千余里的漫漫远征，锡伯族人告别亲人，向故土投去最后的一瞥，义无反顾地迎着漫天飞雪，踏上了西迁的征程。

春秋交替中，他们曾踏过大兴安岭的重重积雪，他们曾在大漠深处凿井汲水，他们还在通往北冰洋的额尔齐斯河上架设浮桥渡河，至今还留有“锡伯渡”的地名。瘟疫、洪水、酷热、断粮曾一次次威胁着这支西迁的队伍，凭着顽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历经一年零三个月的艰难跋涉，他们终于到达伊犁河。从此，锡伯族人与新疆各族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

遥想当年，雪域林涛，马嘶风吼，北国边塞的瑰丽多姿和前行之路的崎岖坎坷，交织成一幅波澜壮阔的西迁画卷。三千余锡伯儿女筚路蓝缕，慷慨悲歌，该是何等的撼人心魄。

这一幕，深深铭刻在程富胜的脑海里。听从妈妈的嘱托，他把十棵小白杨树苗栽种在哨所前，无奈环境恶劣，种下的小白杨陆续枯萎，只有一棵艰难存活了下来。伴随着小白杨的枝繁叶茂，程富胜也在哨所扎根。

岁月荏苒，程富胜在哨所一待就是17年。他当饲养员，喂马养牛，赶着马拉爬犁为连队运送战备物资；他当驾驶员，技术精湛，驾车26万公里安全无事故，直至退伍回国。

过了一年又一年，当年的小白杨已长成粗壮挺拔的大树，遥远的塔斯提哨所因为“小白杨”而闻名遐迩，并被上级命名为“小白杨哨所”。而在小白杨的故乡，锡伯族母子和小白杨哨所的两地情也被传为美谈。

2019年4月，江苏省援疆盐城工作组和当地政府共同策划，投入200万元援疆资金，建成小白杨戍边文化纪念馆。

是的，在祖国的西北边陲，绵延数千公里的边防线上，矗立着一个又一个边防哨所，犹如一个个警惕的哨兵，日夜护卫着祖国的万家灯火，阿拉马力便是其中的一个。

汽车沿着边境线蜿蜒曲折的沙子公路颠簸前行，跨过座座山梁，越过大沟壑，眼前豁然开朗。一座

漂亮的二层小楼，持枪肃立的哨兵护卫着一面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举目眺望，一条界河流向远方，哈萨克斯坦国近在咫尺，异国民居的白墙，跑动着的车辆行人清晰可见。

见来了一群远方的客人，且又有几个空军老兵，接待我们的阿拉马力边防站指导员金鑫很是兴奋，这位来自乌鲁木齐的小伙领着我们参观连史室、训练场和士兵宿舍，讲述着他们哨所的昨天和今天。

走进连史室，一张张悬挂着的图片和一件件老旧物件向我们展示了阿拉马力边防站艰苦的创业经历。1962年的8月1日，首任站长高立业率领10名官兵，奉命进驻阿拉马力。他们牵着3峰骆驼，背着一口锅，扛着两把铁锹，就在这渺无人烟的雪山孤峰安营扎寨。住帐篷，喝沙水，靠煤油灯照明，凭两条腿巡逻。从此，祖国的边防线上，又多了一双警惕的眼睛。

在边防站营区，有一面刻有《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曲谱的墙壁。金指导员说，这是阿拉马力边防站官兵最爱唱的一首红歌，也是最值得大家怀念的一段记忆。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一曲至今还在传唱的历史红歌，出自一位名叫李立金的伊犁军分区宣传干事之手，但他的创作之源就在这里。当年李干事蹲点在阿拉马力边防站，与战士同吃同住，一起巡逻放哨，他被边防官兵听党话、跟党走，不畏风雪严寒，不怕艰难困苦的精神所感动。“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哪里艰苦，我就到哪里安家。”一位青海籍战士的一段深情表白撩拨了他的创作灵感。

那天晚上，他夜不能寐，情不自禁，挥笔疾书。就这样，在这遥远的边陲，在这寒冷的冬夜，一首传世红歌竟在这哨所诞生。1964年，新疆军区举行文艺汇演，这首歌曲迅速被传唱，并被送进了1965年的全军文艺汇演，受到了军委首长和首都观众的青睐，并在一曲在全军乃至全国唱响。当年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也刊出了这首歌曲，阿拉马力边防站由此闻名全国。

这一幕，深深铭刻在程富胜的脑海里。听从妈妈的嘱托，他把十棵小白杨树苗栽种在哨所前，无奈环境恶劣，种下的小白杨陆续枯萎，只有一棵艰难存活了下来。伴随着小白杨的枝繁叶茂，程富胜也在哨所扎根。

边关洒热血，红歌铸军魂。如今的阿拉马力边防站早已今非昔比，战士们住进了楼房，配上了专用巡逻车，居住环境、生活条件、戍边装备、娱乐设施等都得到不断改善和提升。一排荣誉铜牌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哨所今日的风采：先进基层党组织、“四铁”先进连级单位、“星火燎原”育人基地、卫国戍边标兵单位、集体三等功。

漫步祖国边陲，面对“中国”的界碑，回望身后那片广袤的土地，作为共和国军队的一名老兵，我不由得心潮澎湃。

从昔日将军府到如今边防哨所，中华各族儿女戍边卫国，初心不改。我们站立的地方叫祖国，这是一代代戍边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信念，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和不朽的业绩。



可爱先生

□曹菊



2024年度“美在海门”纪实散文征文
主办：海门区新闻工作者协会
联合：海门区融媒体中心
海门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海门区作家协会

早上匆匆忙上班，大叔竟然把平时一贯用的饭盒给忘记了，赶紧从同事那借了饭盒，去食堂给老婆打饭。打完后急匆匆放车里，准备往老婆单位赶。汽车刚驶出单位车库，遇到拐弯处，他轻轻点了一下刹车，直觉饭盒有倾倒的趋势，他生怕汤会溢出来，急忙用手去摸索饭盒，想着把它扶扶正。可惜顾了手，却顾不上脚了，脚一松没控制住，车冲了出去，正好与由北向南正要驶进车库的一位同事相撞了。

大叔连忙下车打招呼，对方的车子基本无大碍，大叔的车头处撞得面目全非，车漆刮了，保险杠也是摇摇欲坠，他们打了保险公司电话，拍了现场照片，因为大家都是同事，彼此留下了一个号码，以最短的时间匆忙处理完后，大叔心急火燎地往老婆单位赶，他要让妻子吃上这热乎的饭菜。

大叔停好车，拎起饭盒，急匆匆来到大婶单位，走进大门，径直向大婶走去。一个小姑娘喊：“大叔来啦！”大婶转过身，没有像以前一样笑嘻嘻迎上去：“我跟你说，今天下大雨，你又忙，就不要来了，我自己想办法。”大叔没有把汽车追尾的事告诉大婶，他笑了：“今天的雨是大了些，车上的雨刮器都来不及刮了，所以我开得很慢，有点迟到了，你一定饿坏了吧？”他边说边把饭盒递给大婶，拍了拍大婶的肩膀：“不要生气啦！今天有你喜欢吃的狮子头，我这就回单位。”大婶望着大叔脸上的水，不知是汗珠，还是雨水，她拿出纸巾，正想去擦。“没事，没事。”大叔甩甩头……

说起大叔给大婶送午餐，会让女人羡慕，男人们嫉妒。因为让男人们坚持三天，绝对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说让一个男人坚持三年，那是万万做不到的。也许你会说：“点外卖呀，多方便。”大叔会说：“不，外卖哪有我的饭菜卫生、可口呢？”大叔的爱妻号午餐，说来你可能不信，是大叔中午的工作餐，每天他把自己的午餐，分一半给大婶，碰到大婶喜欢吃的菜，他会多分一些给她。比如狮子头，他夹大半个给她，他吃小半个；比如虾，他会把大虾给她，小虾给自己；有一次食堂里鹿肉烧土豆，他把三

块鹿肉全分给老婆，把土豆给了自己，他说老婆从没吃过鹿肉，让她尝尝鲜；比如大排，他会把肉夹下来给她，剩下的骨头自己吃；像鸡腿、鸭翅膀之类的他都是自己吃骨头部位。他常常说：“你晓得哇，好肉都在骨头边呢。”水果只要是完整的，他都会带给老婆。像西瓜已经切开了，不方便携带，就留给自己。

大叔的爱妻模样，让很多的叛逆男人汗颜。女人们都想成为中年少女，男人们想回到青春叛逆期的大有人在。不要说让他三年如一日给老婆送午餐，就让他做个家务，他也会一百个不情愿。你让他往东，他偏偏要往西。大男人主义十足，什么都要自己说了算，不管正确与否。从来不会承认自己的错。你让他洗衣服，他不翻口袋，不检查袋子里是否有东西，他会告诉你，查好了，结果洗衣机里的碎纸片让你抓狂。一起参加一个宴会，你让他快点，他会告诉你：你越让我快点，我就越是慢点。女人要深呼吸几下，才能让自己平静下来……

因为大叔的和蔼可亲，年轻的同事成了他忘年交朋友。他家楼下就是水果店，同事们经常让他带新鲜水果，他二话不说，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大家都喜欢和他坐在一起用餐，他们喜欢把自己的菜分一点给大叔，虽然每次都被大叔拒绝。他们会好奇地问大叔：“你每天去给大婶送午餐，怎么不嫌烦呢？”“其实我也懒，要不早上要早起来做饭烧菜，嫌麻烦，反正我也要减肥，要少吃，饭菜又不能浪费掉，她也吃得不多，这样不正好吗。”小年轻脱口而出：“用大叔平时的口头禅概括一下，一进一出，还能省下一笔中午的饭钱。”大叔笑得眯起了眼睛。

大叔因为流感不能参加聚餐，忘年交会把酒店好吃的菜，帮他留在边上，等聚餐结束，无论如何也要带给大叔品尝一下。

晚上7点多，小年轻给他打电话：“大叔，给你带菜回来啦，今天星期三，我猜你现在一定在大有境买6.8折面包？”“已经买回来啦！”电话中传来大叔爽朗的笑声。

该节约时节约，该破费时，大叔一点也不含糊的。

在他们的节日，一大早，就卷了起来，各部门都自己犒劳自己。听说别的部门有蛋糕、奶茶，大叔无论如何也要为自己部门争口气，成功入围卷一卷。平时钱包里零钱不超过30元的大叔，夫妻俩合吃一份饭的大叔，给自己部门里每人订了份奶茶，虽然自己不会操作，还是请别人帮忙完成的，这样一位宁可冻着自己也要温暖别人的大叔，真得老可爱的！



读书

做自己的勇气

□周卫华

当下，知识的获取，已经非常的碎片化，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再去认真真翻看大部头的纸质书。而且，生活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人们显得很难挤出时间、静下心来，安安静静看会书。不过对我来讲，读书，特别是读自己喜欢的书，闻着淡淡的油墨清香，依然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快乐和享受。最近，在翻看心理学书籍《被讨厌的勇气》，有一些心得。书中有一个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就是“认可欲求”。

说到认可欲求，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孩子努力学习，希望得到父母、老师的认可；丈夫努力工作、挣钱，希望得到家人的认可；职员尽职尽责，希望得到领导的认可；为人处世热情、友善，希望得到朋友乃至陌生人的认可……想要获得别人的认可乃至赞美，看上去是一件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情。

人为什么要寻求他人的认可呢？为什么有些人会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评价？《被讨厌的勇气》分析了其背后的原因：价值感。得到了别人的认可，我们就能体会到“自己有价值”。通过别人的认可，我们能够消除自卑感，可以增加自信心……那么，问题来了：要想获得价值感，必须要有他人的认可和喜欢吗？这样的寻求认可，是否有必要呢？答案是否定的。

一个人产生价值感，并不是因为自己做了什么令人满意的事，做了符合对方要求、期待的事，然后获得对方的认同和赞赏。也就是说，价值感不能用“行为”标准去判断。书中有着明确的结论：“不要用‘行为’标准，而是用‘存在’标准去看待他人。不要用他人‘做了什么’去判断，而应对其本身表示喜悦和感谢。”可以这样理解，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都是与众不同的存在，这种独特的存在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这与做多少事、赚多少钱，有没有别人的认可、点赞，没有任何关系。出身的卑微或者富有，成就的平凡或者伟大，就其个体本身而言，都有着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价值。而且，我们应该深信自己拥有这样的价

值。相信自己，肯定自己，觉得“我这样很好”，接纳“此时此刻这样的自己”，接纳“当下的存在”。这才是拥有价值感的不竭源泉。

当我们醉心于寻求别人认可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活在了别人的期待中，活在了别人铸造的无形枷锁中。“如果一味寻求别人的认可，在意别人的评价，那最终就会活在别人的人生中。”每个人的认知是不同的，对同一件事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既然如此，我们怎么可能让别人都满意呢？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人的认知往往是局限的，他人的评价往往是主观的，并且是富于联想的、不求真相的、无需负责的。如果被这种毫无意义的言论所掌控，只会扭曲自我的本性，压抑自我的正常成长，成为别人任意妄断的木偶。正如卡伦·霍妮说的：“一个人如果舍弃了自我，就等同于出卖了灵魂。”

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的理想追求。面对他人的评判，我们无需妥协，更不能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不管他人怎样的态度、意见、评价，我们处理的第一原则，永远是独立，独立于事情本身的结果，也独立于他人及社会所赋予的固有定义和结论。当我们坚定地专注于自己的理想，自在地发挥自己的智慧，毫不怀疑地做真正的自己，我们就可以所向披靡，收获真正的自由与快乐。就像叔本华所认为的那样：人类的愚蠢之一就是“不是在他自身的本质中去寻求幸福，而是在别人看待‘他是什么’中寻求幸福，也就是说，太在意别人看法，为别人而活。”

拥有“被讨厌的勇气”，相信自己的存在和价值，热爱、接纳自我，无视非议，无所畏惧。怎样评价我们，是他人的事情，我们无权也无法干涉。同时，他人也无权干涉我们的事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日常人际关系带给我们的种种烦恼。当然，适度的寻求他人认可，在不放弃、不迷失真实自己的前提下，也是可以接受的、务实的做法。毕竟，我们都是社会中的一分子，谁也离不开人际关系；毕竟，要做到内心足够的丰盈、安宁、无惧、坚定，也并非易事。



春到田间

王亚东摄